

SHU HE REN HE WO



陈京

书

和人和我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书人和我

序

前几年有印度学者普拉巴卡纳加(Prabhakar Nag)在《第欧根尼》杂志上发表一篇评论，题为《卢卡奇、巴赫金与小说社会学》，介绍巴赫金的文学体系理论，说它的基础在对活的社会。巴赫金认为对活是一种有活力的语言概念，值得对读者敞开社会性和历史性；因为单靠一人只能产生静态，不止一人才能生出动态。所以对巴赫金的文学理论一无所知，但既认为语言是活的不是

一个脱离了文化和社会形态之流的半一株者，为而以他才把语言看作是本质上的社会性和历史性。他

不认为语言是一种偶然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，一个历久不衰的持续而成的过程来互相关与补充，是语言的基本性质的体质。这句活现地说明基达立式，语言是

之，他认为语言是同文化与社会变化形而上学的，

差一点就达到马尔库塞的语是社会的工具论。

那种状态。因此，往往又说，语言不是是小说某用以

表现世界的手段，而且是生出表现的世界。”(在反对方)

点睛：语言是手段、工具、媒体，但语言不只是起社



(京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苑兴华

封面设计:宁成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和人和我/陈原著.-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4.7

ISBN 7-108-00678-2

I . 书…

II . 陈…

III . 散文 - 中国 - 现代 - 选集

IV . I 267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

(邮编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13

字数:245 千字 印数 05,001—15,200 册

定价 12.80 元

前记

这部小书可以说是《书林漫步》(正编 1979, 续编 1984)跟《人和书》(1988)的补卷。集里收载散文、随感、读书札记百篇有余, 益之以几篇较长的专论, 都是经历了所谓“史无前例”的十年风雨之后, 在改革开放的阳光照耀下之作, 其中有一半从未发表过, 有若干篇虽已问世, 却刊登在很狭窄的专门杂志中(间亦有用外文写成的), 看到的人很少。大部分随感和读书札记式的东西, 都是从我的笔记本抄录出来, 加以润色伸展而成, 确实卑之无甚高论, 不过是一个在书海浮沉的求知者信笔记下的真感而已。

书分三辑, 曰《书》, 曰《人》, 曰《我》, 而以第一辑《书》所收篇数最多, 约占全书的一半, 其实第二辑写《人》的各篇, 也大抵跟书有关, 很难截然分开。收在《书》这一辑里, 除了类似通常所谓读书札记的短文外, 由《恶梦还是美梦》到《得奖者的心情》这 11 篇, 是有关新科学的随感, 在这以下则是几篇杂文或随笔以及一组涉及语言文字的散论。



FMP3/08

以《人》为题的这一辑头 14 篇——从《梁启超与蒋方震》到《“朝拜”贝多芬》——，我称之为“书人杂俎”。“书人”一词是我对英语 bookman 的硬译——莎士比亚时代这个词指的是学者或学人，经过几百年沧桑，词义逐渐扩大，连出书的，编书的，卖书的，总之凡与书沾边的人，都包括在内，只有那些焚书者决不能得到这样的“昵称”。除了这 14 篇书人杂俎外，有两三篇却是专论性质的“洋洋大文”，那是对张元济和爱罗先珂这样两个被人遗忘的善良的人的研究。这一辑里最后一组是涉及世界语学者的，我怀念他们，记下来的虽都是琐事，却可见其为人。

第三辑《我》是同我个人有直接关系的记录，其中若干篇是《人和书》提到过的“旅行纪事”，11 年前曾收在《海外游踪与随想》这部小册子中——可惜现在它的出版者再也不存在了，为了纪念这家值得我感激的出版社，我选取其中几段，加以修饰删节，收录在这里，却没有再冠以《旅行纪事》的栏名。最后五篇是书的序文，其实都可以收录在第一辑《书》中，不过因为它是给别人的书或自己的书作的介绍，所以编在这里。只有《广州行》和《在医院里》是散文，略带人到黄昏时特有的感情，也只好让它去了。

1992 年春

目 录

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|
| 1 | 前 记 |
| 1 | 书 |
| 3 | 《巴黎的秘密》 |
| 4 | 《锯齿啮痕录》 |
| 5 | 《黄金的诱惑》 |
| 7 | 《布列斯特和你》 |
| 9 | 《槐园梦忆》 |
| 11 | 《野性的思维》 |
| 14 | 《金枝》 |
| 15 | 《性心理学》 |
| 18 | 《查脱利夫人的情人》 |
| 22 | 《月亮下去了》 |
| 25 | 《读书教学四十年》 |
| 28 | 《西方的智慧》 |
| 31 | 《俗语论》 |
| 34 | 《熵——一种新的世界观》 |

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|
| 36 | 恶梦还是美梦？ |
| 39 | 机器人恐惧症 |
| 42 | “清洗”记忆的方法 |
| 44 | 混沌与有序 |
| 47 | 有序还是无序？ |
| 49 | 细部和系统 |
| 52 | 超导体的发现 |
| 54 | 走向科学 |
| 55 | 人间工学 |
| 57 | 知识工学 |
| 59 | 得奖者的心情 |
| | |
| 60 | 黄昏 |
| 61 | 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 |
| 62 | 《芙蓉镇》 |
| 65 | “意思意思”的意思 |
| 67 | 无知不是幸福 |
| 69 | 中学生的惊人创造力 |
| 71 | 广告——“健美丰乳器” |
| | |
| 72 | “语言技能的流失” |
| 74 | 语言和它表现的世界 |
| 76 | “语言就是语言” |
| 78 | 视觉与语言 |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80 | 语言能力与文化背景 |
| 83 | 侦探小说中的语言行为 |
| 86 | 语言的表情 |
| 88 | 望文生义 |
| 91 | “酒店” |
| 93 | 外国人的汉字崇拜 |
| 96 | 今人也造字 |
| 98 | “译路坎坷” |
| 101 | 不食人间烟火 |
| 103 | 被忽略的引文 |
| 105 | 双语立法和术语学 |

109 人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111 | 梁启超与蒋方震 |
| 114 | 梁实秋与闻一多 |
| 116 | 吴大猷的《回忆》 |
| 118 | 张大千的环翠庵 |
| 119 | 金圣叹批注《水浒传》 |
| 121 | 瞿秋白的一段话 |
| 123 | 申农的“子夜” |
| 125 | 肖伯纳与蔡元培 |
| 126 | 梅耶荷德与梅兰芳 |
| 128 | 瓦尔加与危机论 |
| 131 | 马克思与燕妮 |

- 132 “并列第一”？
- 134 舒伯特和《鳟鱼》
- 137 “朝拜”贝多芬
- 140 斯诺,《西行漫记》及其他
- 149 “俄国盲诗人”爱罗先珂的梦
- 166 张元济——中国知识界的骄傲
- 186 张元济与胡愈之
- 188 张元济与胡适
- 190 张元济与邹韬奋
- 194 张元济与蔡元培
- 209 茅盾:景仰和思念
- 213 记华应申
- 219 记陈翰伯
- 224 怀念石辟澜
- 229 怀念两位病友
- 231 鲁迅和世界语
- 238 胡愈之和世界语
- 244 绿色的梦
- 247 我怀念他们……
- 247 — 费多察克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249 | 二 布劳恩 |
| 251 | 三 安偶生 |
| 254 | 四 李海平 |
| 257 | 五 由比忠之助 |
| 259 | 六 宫本正男 |
| 260 | 七 弗朗克·贝铃格 |
| 263 | 八 永田明子 |
| 265 | 九 塞盖尔 |
| 268 | 十 拉宾纳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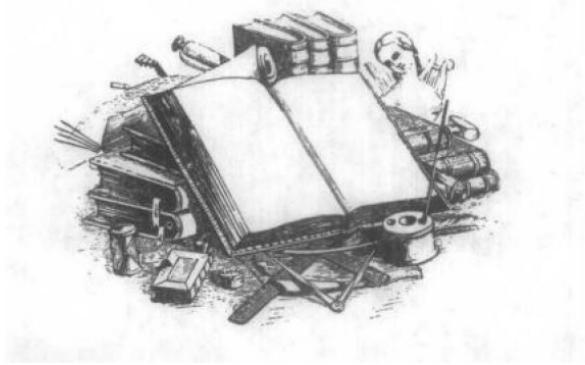
271 我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273 | 开明书店和我 |
| 282 | 三联书店的杂志和我 |
| 288 | 《世界知识》和我 |
| 291 | 我看商务印书馆 |
| 298 | 在编辑室里 |
| 312 | 在国际书店的日子 |
| 315 | 在莫斯科书展上 |

| | |
|-----|-------|
| 318 | 在哥本哈根 |
| 326 | 在纽约 |
| 331 | 在华盛顿 |
| 336 | 在勃鲁明顿 |
| 342 | 美国,文化 |
| 350 | 在巴黎 |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355 | 在里约热内卢 |
| 359 | 在巴西利亚 |
| 366 | 在伦敦 |
| 373 | 在“企鹅”书店 |
| 380 | 在牛津 |
| 385 | 在龟冈 |
| 386 | 广州行 |
| 389 | 在医院里 |
| 391 | 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评论 集》前记 |
| 393 | 《交际语言学丛书》序 |
| 395 | 《语言和人》序 |
| 398 | 《记胡愈之》序 |
| 401 | 日文版《中国语言与中国社 会》序 |

书



《巴黎的秘密》

根据法国作家欧仁·苏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巴黎的秘密》，同小说一样，很有吸引力。尽管你可以保留很多批评意见，但也值得一看。这部小说作于上个世纪 40 年代，勇敢地揭露了当时激化的法国社会矛盾。“下层等级”的贫困和苦难，“上流等级”的伪善与腐败，活跃于纸上。可惜的是（或者说，可笑的是）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个“救世主”，即王子鲁道夫。作者欧仁·苏同雨果一样，反对拿破仑第三的雾月政变（1851），因此他被流放到外省，尔后又拒绝接受皇帝的大赦，在流放地完成了另一部长篇《人民的秘密》——这部描绘 1848 年法国革命的作品又被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起诉，说它在题辞里号召起义，反对政府，于是书稿被烧毁，印刷这部书的厂主也被判刑。作者欧仁·苏也继续被流放，他又计划写第三部长篇《世界的秘密》——遗憾的是作者在流放地猝然逝世，没有完成这第三部“秘密”。

“秘密”的原文为 *mystere*，所指不是“保密”的那“秘密”；也许可以译为“神奇”或者“奇妙”——近来电视有“世界真奇妙”一语，也许就是这个意思。

小说有孟昌译本，七八年前出版的。

《锯齿啮痕录》

这是诗人流沙河的感人之作。虽说是记录个人的悲欢离合，但所记却又远非个人的琐事——这是十年“浩劫”的一个极不显眼的角落的真实记录。诗人以《草木篇》受到不公正待遇凡 22 年，在这部血与泪的记录中，却仍然随处表现出诗人寻求真理的那种执著的愿望；更有一个尽情地“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”的女性何洁，她也陪着诗人走上这条根本不成路的路。书中有这样的自白：

22 年的艰难的日月给了我有益的锻炼。我一直朦胧地眺望着未来的光明，不怨天不尤人，不自暴自弃，努力求学，正直做人，相信将来还有为人民服务之日……保尔·柯察金说得好：“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。”回顾我的大半生，我是满意的，我值得。

好一个“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！”付出了那么高昂的代价，甚至是人所不能忍受的代价之后，仍然认为“我值得”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！

《黄金的诱惑》

匈牙利血统的美籍通俗文学作家布拉克(I. Black)写了一部小说,叫做 Ride the Golden Tiger(《骑金虎记》),中文译名改作《黄金的诱惑》,比原名更加能使我国读者理解。这种作品可归入我们时下说的“纪实文学”,有点像记者采访的实录,不过它其实不是什么纪实,而是虚构的。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,这样的小说恐怕是艺术价值不高;但是,透过作品所“反映”(而不是“纪实”)的西方社会相,来认识那样的世态,却是很有益的。

这部小说是以七十年代国际市场的金价涨跌为背景,展示了垄断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——而且是跨国斗争,即国际规模的斗争。1973年4月23日,国际市场黄金价格每盎斯由九十美元暴涨,到1974年4月3日,涨达197美元,可突然于7月4日跌到131美元。作者说,“价格的下跌使市场操纵者们遭到的损失以天文数字计。他们被迫放弃了囤积黄金的活动。”

小说的主人公是美国一个名叫拉特利奇的独立采矿师(也许可以理解为“个体户”的采矿工程师?)。在作家笔下,此人被理想化;他被描写为同“邪恶”斗争的“英雄”,赤手空

拳去抗击垄断集团的“义士”——他过五关斩六将，居然最后击败了国际操纵者和阴谋集团，在一个完全虚构的“萨克哈拉”国王的支持下，开采那里的金矿，抑平了金价。于是这位国王也被描写成支持正义事业的一个善人了。

小说描写这个跨国的金融垄断集团到处兴风作浪，搞得到处人仰马翻，正所谓黑幕重重，触目惊心！正因为如此，小说有很多真实感；但与此同时，小说也有很多不真实感——如果都真实，怕作者活不成了，他会被他所揭露的阴谋集团所消灭的，正如书中的主人公在现实社会很可能被这样的操纵者们所消灭一样。不过小说让主人公活着，而让不少普通男女做了替死鬼。这部小说同《温莎行动计划》一样，都是所谓“惊心动魄”（英文叫*thrilling*）的虚构“纪实”小说——也许只有 10% 或 20% 的“纪实”，正因为有这 10% 到 20%，给读者的启发还是很多的，其中最大的好处是扩大视野。对于正在沿着开放道路走的我国读者，还是有用的。

书中的性描写是放肆的——正如西方的现代电影一样没有“床上戏”，就没法上座。性恐惧症患者看这部小说，不知是掩卷哀叹呢，还是拍案而起呢？我不知道。在我，则既未掩卷，亦不拍案，小说终归是小说，他爱怎样写，随便。在西方，这些字句是能够“溶化”的；在东方，怕不能。可能这是两种不同的“文化模式”所引起的两种后果——我想，这两种（或不止两种）“文化模式”密切接触几十年上百年之后，会形成一种两种或多种“文化模式”都可以接受的东西——这，我也说不准。